

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彌陀佛。我們今天繼續來學習《李炳南老居士全集》佛學類，在辛卯年，民國四十年，在台中靈山寺佛七講話的第三天。它這個文字記錄只有記三天，佛七是七天，它這裡記三日，就是三天。當時李師公雪廬老人在台中他有上班，他在奉祀官府，就是孔子這個機構。在過去歷朝歷代，每一個朝代改朝換代，政府都有立一個機構來奉祀孔子他的後代。在清朝是衍聖公，他們這個家族從漢朝一直到清朝，政府都有一個機構來護持孔子他的後代，一直到民國。這到了一九九八年，就把孔子這個奉祀官府廢掉了，就把它廢掉。現在變成民間的團體，現在是一個孔子協會，孔子的七十九代孫來當會長。民國四十年還有奉祀官府，這個屬於政府機構，供奉孔子的機構，改為奉祀官府。當時雪廬老人在那裡上班，在他這個家（奉祀官府）上班五十年，他的主管就是孔德成先生，孔德成先生也曾經擔任過考試院長。

所以他要去奉祀官府上班，又要辦台中蓮社、台中慈光圖書館，還要在大學去教課，辦很多佈教所，所以他的工作很多，很忙。所以佛七也只能有時間過去跟大家講講話，到第三天，可能他只有時間去三天也說不定，這個我們不能確定，但是知道他是很忙的。因為他在佛七開示當中，到以後事情更多了，有時候就一個佛七去個一次、二次，講完話就要離開，事情很多。他講了這個三天，我們這次回來剛好三個晚上，也剛好我們來分享這三天的在六十四年前這個佛七講話，我們在六十四年後再來分享，這也是非常難得的一個因緣。我還是把這個文念一念：

【第三日。諸位老師、諸位同修。念佛這樁事，總得不緩不急，否則易出毛病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這一段主要是講念佛這樁事情，『總得不緩不急』，「不緩」就是說不能太鬆散，緩就是太鬆、不精進，不精進，念佛就不得力。但是也不能太著急，太繁了，到最後懶惰、懈怠，也不念了，很多煩惱壓不住，太急有時候容易著魔退轉。所以這裡講「總得不緩不急」，不能太鬆緩，也不能太急躁。如果太鬆緩、太急躁，容易出毛病，出毛病就很多狀況了。念佛，我們也看到很多人念到很多問題出來，有的鬼神附體，有的精神異常，有的人要退轉，有的念到生煩惱，這些問題都會出現。這就是念佛總是不如法，不如理、不如法，不知道要中道、要適中，太急，急躁的心容易著魔，有的人很用功，容易著魔。所以過去我們師父上人淨老和尚他講習當中也常常提到，早年李師公在台中，剛到台灣，辦一次精進佛七，那一次精進佛七有兩個同修著魔了，著魔就是神經不正常。後來雪廬老人用了半年的時間才把這兩個人調回來恢復正常。我們淨老和尚講，因為李師公他有功夫、有學問、有經驗，遇到這種情況他有辦法給他調整回來，還花上半年的時間，後來也就不敢再打精進七，打一般的佛七，不敢再打精進七。因為怕大家用功不如理、不如法，打精進七容易出毛病，出了毛病對不起人，人家一個人好好的進來你念佛堂，打個佛七然後出去變神經病，你怎麼對得起人？

這樁事情我自己也有親身經歷過一個經驗，知道這個精進佛七不是一般人可以打的，要相當的條件跟基礎。我剛出家那年，好像是第二年，住在佛陀教育基金會，在杭州南路，我們十二樓佛堂，寮房是十一樓。日常法師帶我們打一個精進七，當時精進七，只有日常法師一個，出家眾我一個，還有日常法師的一個徒弟，如道師

，另外我大哥的大兒子，他比我早出家，國中不念了跑去剃度，他還送我去出家，陪我去住在基金會，他那時候十幾歲，他一個，就四個出家眾。另外三個在家眾，一個蔡崇盛居士，一個顏居士，一個住在宜蘭的叫什麼仁的，那個他的名字，很久了，三十年前，忘記了，三個。加起來，出家眾四個，在家眾三個，加起來一共七個人，打一個精進七。只有十一樓、十二樓，七天都不能下樓的，不能下到三樓講堂去，關起來就開始打。

打精進七，第一天、第二天，日常法師當維那，我敲木魚，他當維那，我敲木魚，我們就繞佛、念佛，七個人。晚上，日常法師規定出家眾過午不食，在家眾要持午可以，不持午也可以。當時蔡崇盛居士他就沒有持午，他吃泡麵，沒有持午。我們都要持午的，規定要持午。念到第三天，我跟顏居士，日常法師在前面帶我們繞佛，那顏居士，因為出家眾走前面，在家眾走後面，他們三個在家眾走後面，顏居士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念念念到南無地藏王菩薩去了。日常法師，怎麼我們是在打佛七，不是打地藏七，怎麼會念到地藏菩薩去了？看到顏居士念得如痴如醉的，怎麼念到地藏菩薩去了？後來日常法師把那個引磬交給我，他就把顏居士叫到房間去輔導一番，然後看他恢復正常再出來念佛。另外那一個讀士官學校，宜蘭那個叫什麼仁？他的名字最後一個字叫仁，仁愛的仁，前面兩個字忘記了。他是一直刮痧、一直刮痧、一直刮痧，然後全身不對勁，全身不舒服，一直刮痧。

蔡崇盛居士他說一直要起來拍桌子，一直要起來拍桌子。我看如道師，日常法師那徒弟，念到臉都發黑了，黑黑的，我看他的眼睛也不對了。後來我那個侄子他念佛就妄念起來，妄念伏不住他就去拜佛，拜佛猛磕頭、猛磕頭磕到這裡都流血了，像俞淨意公一樣，磕頭磕到流血。但是日常法師看看好像不太對勁，這個用功不用

功，因為他有帶人帶有經驗，不對勁他看得出來。就跟他講，你再磕下去就不准你參加佛七了，叫他停止。他說不行，妄念伏不住，沒有這樣磕不行，用功很猛、很急。他說你這樣下去會出毛病的，不可以的。所以那一次佛七只有日常法師跟我是最正常，我是有資格打精進七的，只有我最正常的。其他五個人都有狀況，要拍桌子要什麼的，全部狀況都出現。這次的經驗，後來日常法師也沒有再舉辦過精進佛七，就那麼一次。後來他說這個理論方法沒有真正搞清楚，不善用心，不但達不到預期的效果，反而會出毛病，就李老師講的，否則容易出毛病。這個精進七，不是一般人可以去打精進七，他一定相當的一個條件跟基礎。不是說你念了幾天幾夜不睡覺就算功夫得力，不是這樣的。

最近，好像去年、前年，也是一個老同修，他很用功，很多同修、老和尚也對他很讚歎。一大早起來就拜佛，在深坑一個道場拜佛，非常精進，非常用功，睡覺睡沒有幾個小時，很用功拜佛。用功總是會有感應，如果用心用得不对，也是有感應，那不是佛來感應，是魔，魔來應，把那個魔當作是佛。所以出了一本書，叫《佛語錄》，他們有兩個人，其中有一個人說天天跟阿彌陀佛在對話，在講話，然後阿彌陀佛交代什麼，然後來傳達信息。我知道這是有問題了。所以那本書要我印，拿到華藏來，盧居士他負責審閱這個出版書，拿給我看，師父，這個能不能印？我看一看，問題很多，我說這個不能印。他說不行，我們老和尚還有給他寫序文，這是尚方寶劍。後來我說不行，我要給老和尚報告，我就寫了信跟師父報告。我把它分析，我分析的都是根據師父講經講的，那不是我講的，根據佛經講的，根據師父在佛經上給我們講的，《楞嚴經》講的。佛菩薩示現他是很短暫的，他就走了。如果有特殊因緣，像《西方確指》覺明妙行菩薩，他真的是西方的菩薩來的。但是《西方確

指》我看過，《佛語錄》我也看了，我一對照，不對，這裡面有問題，《西方確指》那個沒有問題。

這個很難分辨，他講得幾乎就差不多，九十九句是對的，你就有一句不對，整個都變質了。所以我就寫個信跟師父報告，我說師父，平常你就教我們要依經，這個經典不是明文給我們講嗎？佛菩薩縱然示現到這個世間來，他也不會暴露身分的，哪有一個人天天跟阿彌陀佛對話？我們歷朝歷代的祖師大德都還沒有這樣的。那天天跟阿彌陀佛，每天早上都要報告的，我說這個當中應該有問題。後來師父也接受我的建議，他說我講得有道理。那當然有道理，因為我講的都是師父你講的，你平常教我們的。後來師父就說好，那就不要印了。他說那個真的是有這麼回事，他說內部流通就好了，不要印了。我說這個印出去，書印出去，收不回來，這個師父的序文放上去，等於給他背書，好像支票背書一樣，恐怕如果有問題，到時候會害到師父。所以當時他們那些居士，我不給他們印，恨我。後來那個居士被揭穿了，那不是佛，是魔。

所以我到馬來西亞去，蔡老師他給我講，道師，我們都感恩你，當時沒有出那個書，不然害師父。他都感恩得快掉眼淚了。當時人家很不諒解我，那些師父旁邊的大護法，沒有人敢去得罪的。但沒辦法，為的是護持正法，人天眼目，這個我不能去遷就。除非我不懂，不知道，就沒辦法；我知道了，不能這樣。後面，我們沒跟他出版印是對的，不然就害師父，這個如果拿到大陸去，本來就很多人在障礙師父了，現在那一本給他，那真是無上的利器，大做文章了。所以這點大家務必要了解。有一些事情，似是而非的事情，你很難去辨別的，那個一般人他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當然不能夠去遷就那個，遷就的話那會害很多人，害人家的法身慧命，比害人家的身命更嚴重。所以我反對我不是無理的，就是不接受，

那種為反對而反對，不是。我都是依法不依人，我四依法，我三皈依。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我不是我自己在亂，自己在依我自己的意思在那個，我是有依據。

像最近我們這個道場，人家網路同修建議，繞佛要右繞，那人家有經典依據，我就要接受。人家那個是建議，改過來了，改過來有很多同修不習慣，不習慣有打電話給我的，有在這個很不能接受，講出很多埋怨的聲音，說我是怎麼去想出這一套？我說這個哪裡是我想的，我以前在圖書館就是這麼繞的，怎麼我想？不是我出個新的想法。佛經上是這樣講，我們就依法不依人，依照這個法就好了，我們隨順佛教的。不習慣，我們還是隨順佛教的，不要隨順我們凡夫的感覺。所以我調整這樣，很反彈，很多人反彈，我知道，他們是為反彈而反彈，為反對而反對。給我說是建議，跟釋迦牟尼佛還要討價還價，他叫我們右繞，然後給我建議說，跟佛講一講能不能左繞？然後跟釋迦牟尼佛討價還價，這叫建議嗎？但是很多人他就搞迷糊了，他以為這是建議。我說那個不叫建議，那個叫反對釋迦牟尼佛，那怎麼叫建議？人家網路上給我講的那是建議，我們走錯了，人家說不對，是這樣，人家那才是建議，我們這是反對。可能我這樣做了，所以這次佛七人比較少了，我知道，有一些人他不習慣他不來了。那不來，我也不能遷就你，去違背佛菩薩，違背經典，是不是這樣？這樣子就不是三寶弟子。如果你是三寶弟子，你要依照佛這樣，是不是？不要跟釋迦牟尼佛抬槓。

所以過去黃念祖老居士說，現在的佛門弟子，出家、在家，統統在跟釋迦牟尼佛抬槓，不是跟別人抬槓，跟釋迦牟尼佛抬槓。我們真正一個三寶弟子，我們要三皈依，三皈依是我們的標準。不要皈依我們個人的煩惱習氣，皈依自己的煩惱習氣那是不正確的，應該要隨順佛菩薩，那才是正確的，才是真正的三寶弟子。不然講得

很好聽，是三寶弟子，那又不皈依，又不三皈依，天天念三皈依，遇到這個事情他就不皈依了。依佛、依法、依僧，法是經典，經典是叫你右繞，我現在改成右繞你不接受，你不是不皈依了嗎？是不是這樣？我也不能因為說怕你不來，我就依你的不依佛的。你們說我該怎麼做？你們講，我要依佛的還是要依那些人的，你們給我答案？（依佛）。講清楚了，不要到時候又跟我亂。三皈依這是嘴巴在念，那不知道怎麼皈、怎麼依，遇到事情都不皈依了，都皈依自己的想法，皈依自己的習氣。現在你不能接受，那你將來有一天你會覺得說，還是悟道法師沒有錯。不是我沒有錯，是佛沒有錯。就像印那個書一樣，當時把我當作仇人，我知道要得罪人，而且得罪還是師父的大護法，我知道要得罪人，但是沒辦法，依法不依人，沒辦法。我這個人就是這樣，大家能理解、能接受，歡迎來共修；不能理解、不能接受，我也就合掌令歡喜，你高興就好，你自己要怎麼做你自己的事情，自己因果自負，因果自己負責。

所以這個一段就是給我們講，念佛不能太急、也不能太緩，我們要調，要適中。下面舉出佛當年的一個例子：

【當初釋尊有一弟子，擅彈七弦琴，此人學佛後很是用功，不肯休息。在一般人見之自然甚好，但釋尊視之則不對。因凡事得取中道，不用力固然不行，用力過了，怕難持久易生退轉。釋尊知其情形，遂於一日召此弟子來前，命試奏一曲，但囑須將琴弦放緩，彈來不成聲調。又命上緊至緊到極點，這樣非但也不成聲調，且不到三五勾托，弦卻斷了數條。此人謂：師不知琴法。釋尊問是何故？此人謂：琴弦緩則不成聲，過緊則斷矣。釋尊謂：汝明此方可修道，用功緩而不進，固如琴弦緩不成聲，但用功過急，非但事不能成，將如此琴一樣斷絃耳。】

這一段是舉出佛經上的一個公案，這個公案是佛的一個弟子，

他的職業是彈琴的。這個人學佛之後，『很是用功，不肯休息』，日夜這是很精進，在一般人看這自然非常好，但是世尊看到不對，就像日常法師看到幾個打佛七的，看到那個情況不對，要給他糾正。為什麼不對？因為『凡事得取中道』，做什麼事情都要適中，不能太過或者不及。『不用力固然不行』，所以說不用功、不努力，這固然是不可以，但懈怠是不行，這會退墮。『用力過了，怕難持久易生退轉』，也是會退轉，這個用功過度了就不能持久。因為我們修行不是短時間的，長時薰修，一門深入、長時薰修，不是短時間，如果用力太過，長時間支持不了，支持不了他就容易退轉。

世尊知道這個情形，世尊也不給他說你這樣不行，知道他在彈琴就請他來奏一曲。但是交代他，你那琴弦放鬆一點。他就放鬆一點，放鬆一點彈彈不出聲音來，『不成聲調』。不成聲調，佛又跟他講那你盡量調緊一點，調得太鬆彈不響，緊一點愈緊愈好，他就一直調調得很緊。但是調得很緊，彈下去，不但也不成聲調，而且彈了三、五下，琴弦就斷了好幾條。這個人就跟佛講，他說『師不知琴法』，就向本師釋迦牟尼佛講，他說師父，你不知道這個調琴的方法。世尊問什麼緣故？這個人說琴弦如果調得太鬆，彈不出聲音的；如果調得太緊，容易斷掉。世尊就跟他講，他說對了，他故意不給他直接講，就叫他去彈那個琴，他說修道就跟你調那個琴一樣，不能太鬆，不能太緊，太鬆沒聲音，太緊弦斷了。所以『用功過急，非但事不能成』，就會像琴弦一樣很容易斷了，太急躁，像琴調得太緊，斷了，這個我們一定要知道。下面講：

【諸位同仁念佛，不祇七天來此念，定要天天在家念。若在家不念，則如琴弦太緩；來了這裡拼命地念，又如琴弦太緊易出毛病。或有人說：常聽你講剋期求證，又說要精進，怎麼又說急了出毛病呢？】



這一段是給同修，『同仁』就是志同道合的同修，這給打佛七的同修講，念佛不是說你七天來這裡拼命念，你平常一定在家裡天天要念。如果你在家裡你不念，都不念，好像那個琴調得太鬆，來到這裡打佛七就拼命的念，就好像那個琴一下子很鬆，一下子調得很緊，這樣就容易出毛病。或許有人會說，因為李師公他也知道，一定有人會有這個疑問，因為平常他在講經，他在那個時候講經，教這個學講經。講經也常常講說『剋期求證』，打佛七就是「剋期求證」，定一個期限要達到一心不亂這個目標，剋期求證就是要精進你才能達到。『又說要精進，又說急了出毛病』，這到底要怎麼辦？要精進還是不要精進？下面講：

【這須分清，剋期是不休息，精進是不昏沉不散亂，常寂常照。要是外頭拼命的喊，心裡一股勁想什麼好現相好境界，那是躁急不是精進。躁急是要出毛病的，因著心不能淨故，心不能安故，不淨不安是大不合法的。精進是不斷不退，常寂常照，雖是唇舌不住，但是心要安閑。若工夫不到時候，便求有境界瑞相，是躁急，是二心多心。躁急與多心，便與一心不亂毫釐千里矣。故念佛必須要心身輕安，念到心氣和平就是好境界。否則太急躁，即使念上三個星期，也是不能得到好處的，尚會著了魔。】

『著魔』。這裡講急躁跟剋期求證它要辨別清楚。『剋期是不休息』，七天連續，念七天這個當中不休息，佛號不斷。『精進是不昏沉、不散亂』，念到不昏沉、不散亂，『常寂常照』，「寂」就是不散亂，「照」就是不昏沉。因為我們念佛，不管修哪個法門都是修定，我們念佛要達到一心不亂也是修定。修定，就是一個昏沉、一個散亂，這兩個是很普遍的一個障礙，要克服昏沉、克服散亂，心才能定下來、才能靜下來。外面『拼命的喊』，心裡胡思亂想，想要見到佛像，見到什麼好境界，那外面是很用功，但是那個

心態不對，用心不對，往往這個時候魔他就來應了。應了講的話跟佛差不多，讓人家都分不清楚，把他當作是真的佛了。

所以那個居士度了很多我們老和尚的老同修，還是老同修，聽經聽很久了，度了他們，他們還一直要來度我，要來拉我去，我就是不去。這些人二、三十年前我都看過了，這些人什麼底牌我都知道，他不知道我以前就認識了，所以香港的同修還要來拉我去，我們也不好給人家漏氣。在華藏這個道場我也算是老資格了，還沒有華藏我就跟老和尚聽經，四十五年了，我老聽眾了，四十五年了。四十五年看了多少？應該不少了，那些情況我怎麼會不知道？後來的人不知道我前面那一段的情況，他們也是好心好意要來勸我。所以這些問題我們都要冷靜去觀察，不要感情用事，不要急躁。不要看到人家很用功，你就一頭栽進去，用功也看他怎麼用、用得對不對，用得不對是達不到的，要搞清楚。

過去我們老和尚提倡一日一夜的二十四小時念佛，很多同修真的他們是很用功。這點我也很佩服，因為我沒有那麼用功，這點我不如他們，他們真的很用功，也很聽話，他們就二十四小時。我在圖書館我有很多事情，也沒辦法像他們那樣。以前在基金會，我後來從基金會到圖書館，在圖書館擔任當家執事，事務很多。他們有一些開計程車的居士，他們就去樹林光明寺借那個寺院，一個月打一天的二十四小時。他們在基金會也有打三天不睡覺的。有一個居士他能夠念三天兩夜，還去開清潔車，清潔車開晚上的，精神很好。有的念得很用功，二十四小時不睡覺。但是貢高我慢，那個眼睛是長在頭頂上的，愈念他那個貢高我慢愈增長。那我看看不對勁，不對，我在旁邊冷靜觀察，貢高我慢，都要跟人家比賽，念《無量壽經》也在比賽。有一個居士說我念一千部。另外一個說算什麼？我兩千。一個說你還差得遠，我三千。後來有一個說，你們統統不

要跟我比，我一萬。在比賽。我說你是不是等阿彌陀佛發一個金牌給你？好像奧運，奧林匹克那個獎牌。在比賽，那個心態都不對了。

當時我看得很清楚，知道這是會出問題，但是當時也不能講，講了說我在嫉妒障礙，你悟道法師念輸人家，嫉妒。但是說我嫉妒也可以，因為我是凡夫，還有這個煩惱，我也不否認。但是那個用功不對也是真的，是不是這樣？後來那個居士，老和尚叫他到圖書館來。來的時候，我就說慘了，後面有好戲看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到後來毀謗師父，反對這個經典，不對了。修行也不是那麼容易的，跟善知識、跟老師學，就學什麼？學那個竅門，竅門要學到。所以用功，我過去常常講，我大師兄、一個師弟用功，一個要閉生死關、一個閉死關都失敗了。師父跟我講，他們不用功就沒有問題，他們一用功準出毛病，著魔。所以用開保險箱那個號碼鎖，用那個比喻來跟我講，保險箱的號碼鎖一點偏差沒對準就打不開，修行就像這樣。

來了幾天就要去用功，那還需要親近善知識嗎？還要老師指導嗎？所以親近善知識，主要我們不懂修行的門路，要跟人家學，好像去學功夫一樣，要跟人家學。學會了，出師了，你才能出去；學不會，那個師父不讓你出去，出去他準出問題，這是真的。所以這個居士，有一個念了三天兩夜的，也是瞧不起人的，功夫愈高我慢就愈增長，不對。我們念佛功夫是要降服你這個煩惱的，那就對了。你這個念佛功夫愈高，煩惱同步的增長，而且還超過念佛，壓不住煩惱。壓不住煩惱這就不算功夫得力。後來這個居士怎麼樣？你看念了多久？《無量壽經》常常念，有人念《無量壽經》有的成佛了，這個居士念到怎麼樣？念《無量壽經》念了多少部，很多人，不止一個，很多，念多少部，到最後跳樓自殺了。不對，這個不對

我很早就看出來了，不能講，講了得罪人，到時候都去師父那邊給我告狀，我就吃不完兜著走。我現在在這裡跟大家講一些真心話，聽不聽大家自己決定。

我是自己修行沒有成就，但是老經驗，看多了，看多了你就有經驗，什麼樣的人都看過了。跟我打佛七的，在美國達拉斯佛教會跟我打佛七，在繞佛，她中午就坐著往生，我也看過。在東天目山做法會，等我去做，做了他就往生，在馬來西亞馬六甲一個居士也是這樣。聽我台語的《無量壽經》，有一些老菩薩真的往生。最近還有《無量壽經》學習班，有同學去報告這個事情。看到真正往生的有，看到著魔的，我也有，看多了！我也不是什麼功夫，因為看了四十五年看多了。所以這個情況，大概我一看八九不離十，這個人有沒有功夫，嘴巴一張開我就知道了。我也是沒有功夫，但是因為看多了，經驗，經驗談。所以這些我都知道，他們修得對不對我都知道。修得對不對？修對了那你人不一樣，修得不對也是不一樣。

所以這不能急、不能躁，『躁急，是二心多心』，跟一心不亂就『毫釐千里』，差之毫釐，謬之千里。一開始好像一點點不一樣，但是一發展出去以後那是十萬八千里，完全不相同。這個經驗談我看很多，我一看就知道。人看多了，經驗豐富。所以有些人他不了解，也是好心好意，但是用的心態不對，對自己就是傷害，也影響別人。這裡講，『太急躁，即使念上三個星期，也是不能得到好處的，尚會著了魔』。下面有一首偈，這也是舉出佛經的一個比喻公案，比喻公案來給我們說明怎麼用心。

【有偈云：唇舌雖不住，心意要安然；油鉢持過市，能由靜得全。這偈上二句是說，念的時候雖然舌唇不住的動，但心意要安然自在，這安然自在是什麼都不要企求，有企求便不是一心，是二心

了。好境界工夫到時，自然便有，不是心躁急求來的。喻月照水，若舉一盆水搖搖動動，向東去取月見不到，又持西去求月，又見不到。水動波興，總是取不到。倘將水盆平放地上，波靜不生的時候，月形自然會照現的。】

這是講上面兩句，這個四句偈，上面兩句是說念的時候，『雖然舌唇不住的動』，我們嘴巴一直在念佛、念佛，但是『心意要安然自在』，你心不要急。『安然自在是什麼都不要企求』，不要求，不要求我要見到佛像，我要見到什麼瑞相，我要趕快得一心不亂，又想跟人家比賽，那個念佛在比賽的也很多，那個心態不對。所以他們念二十四小時的是在比賽，那不是在念一心的，是在比賽，比看誰功夫厲害，是用比賽的心態在精進念佛，不對的。所以難怪愈念愈貢高我慢，用心用得不对。講他貢高我慢他又不高興，他又生氣，我念佛功夫這麼好，怎麼你說我貢高我慢？真的是貢高我慢，功夫沒那麼好還謙虛一點，功夫愈好愈我慢，這是真的，一點不假，也沒有冤枉，沒有冤枉他。

我在山東，也有些出家眾晚上不睡覺，還有一些愛面子的去跟人家撐二十四小時，我已經念二十四小時了，然後第二天回來睡白天的。我說這日夜顛倒，你不如睡晚上，白天好好的念，你念晚上不睡覺，然後白天睡大覺，那有什麼用？愛面子。所以老和尚講這個二十四小時，我聽懂，我不跟人家爭這個，我看我的情況、我的時間。因為跟日常法師打過精進七，我還知道要怎麼去調。那些人給他講他也不會接受，我的功夫都比你好了還聽你的。他是這樣的心！所以我們現在來參加念佛同修也是這樣，他們覺得他們都比我清楚、比我厲害，我說要右繞，他說要左繞，還說我不對，我為什麼去想出這個方法？還說我為什麼要聽那個人講，你就聽他的就改了？你說講這個話的人他頭腦有沒有問題？我說右繞是那個人講的

嗎？還是經典上講的？你有沒有搞清楚？如果經典上沒有講，那個人講的，我聽他的，你才說你怎麼聽他這樣跟你講你就聽他的。這些人要趕快出來懺悔，真的要出來懺悔，你不接受佛經的，還在批評別人，你要造罪業。不要看這是小事，往往大事都從這個小地方發生的。我有責任，主七有責任，給大家糾正，請我來做一個真正的主七我就是要糾正。如果掛名的我就不管，你愛怎麼修怎麼修。不接受，另請高明，法師很多，不少我一個。

念佛就是不要求，你有所求你念佛就不是一心，是二心。所以，大概二十年前，三重佛學社，陳春芳居士她那個頂樓的小佛堂，佛堂很小，大概坐七、八個就客滿了，小佛堂。請我去講經，大概聽眾七、八個，法緣殊勝，八個客滿，講台語的《無量壽經》。有一個女眾，大概四十幾歲，她就有一天給我講，她說我念阿彌陀佛念到出問題了。我說念佛怎麼會出問題？她也說是，我就是因為這個問題來請問，念佛不是有佛光注照嗎？佛力加持嗎？這個念佛，一個念佛人周圍四十里魔都不敢靠近。她說念到被干擾，坐在那裡她自己控制不了，全身一直動。我說妳是怎麼念的？她說在三重有一個寺院，去參加人家那個打坐念佛。那打坐，她說她沒辦法雙盤，人家腳一盤起來就是雙盤，她就盤得會痛，盤不起來。那一天她就去念佛，她一面念佛，她就是硬著把它盤起來，然後一直念阿彌陀佛賜我力量，阿彌陀佛賜我力量，阿彌陀佛賜我力量，這樣念。

果然真的賜她力量了，她說那一天人家坐了兩個鐘頭都起來了，她坐了兩個鐘頭一點也不痛了。過了這兩個鐘頭之後，她怎麼整個身體自己控制不住，一直搖、一直動，自己要停也停不下來，後來趕快站起來不敢坐了。後來每一次坐下去，就這種境界出現，真的不痛了。她說念阿彌陀佛怎麼會變這樣？後來我聽她講，我說妳加了一句賜我力量這一句，加了這個。我說根據《彌陀經》講是「

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」，只有四個字，沒有說加我力量加四個字。我說你夾雜這四個字，魔就來了，不是一心，是二心、三心。這都不能摻雜的，不能夾雜，不懷疑、不夾雜、不間斷，不能摻雜。她就是想佛給她加持，然後讓她打坐，可以跟人家比賽，你坐兩個小時，我三個小時比你厲害，這種心態怎麼會不著魔？比賽心態，爭強好勝。我們不行就不行，不要怕人家笑，笑死了是他的事情。我們自己量力而為，不要跟人比賽，你如果心態不對念佛就出問題。

這裡是比喻我們比較好懂，好像一盆水你搖搖晃晃，你照天上的月亮，到東邊也照不清楚，拿到西邊也照不清楚。如果你把它擺在那邊，給它放在那裡，讓這個水靜止下來，那就照得很清楚了。念佛，我們的心就跟那一盆水是一樣的，不能讓它動來動去，佛自然就現前，你不要求他就現給你看了。你這個心不讓它靜止下來，妄念不讓它停止一下，一直要看佛，那個魔就來跟你開玩笑。你心定下來，就像那個水靜了，自然照到月亮，自然見佛。不要急著見，一心念佛，不要一直想要見，一心念就對了，念到心靜，『月形自然會照現』，佛就會現前。

【下二句是說，端油過市而不傾出，皆由心意安靜的緣故。這卻有一段故事，是說古時有一國王，要試驗一個人的智慧，與他約就，要他端一滿鉢油向鬧市中去走一遭轉回來，要他一滴不傾，否則殺頭。國王事前卻在街上擺佈下醉象和美女樂隊，意在攪亂這人的心思。此人只得遵旨前行，剛走過去，前面來了醉象，好多人都驚惶不已，喊著退開。此人因生死關頭，惟有不慌不忙，鎮靜自持，端平鉢，看清路，一心無二用，從人群中過去。前面卻又來了一群樂隊，個個都是如花似玉的美女，一陣脂粉香氣和嘹亮的音樂，路旁的人又齊聲喝采。此人因想到死上，仍是把心安在油鉢上，放

平了步，目不斜視，耳不旁聽，走了過去。結果回到國王的面前，果然一滴油也沒有傾出來，安安全全，免了死罪。】

這也是舉出一個故事，這個故事我們也很容易明白。這個人他的心專注在這鉢油，就是捧著這鉢油走路，不能走太快，也不能走太慢，慢慢平平穩穩的走，這個油它才不會傾出來。如果一動，油就漏出來了，漏出來就被砍頭了，問題嚴重了。所以他那個心非常安靜，平步。旁邊有恐怖的事情，有那個歡樂的事情，他都不去注意了，他注意力都集中在這鉢油不要跑出來，一跑出來就被殺頭。所以外面所有的境界他就視如不見，聽而不聞了，這樣到市區走一趟回來，真的一滴油都沒有跑出來，國王免了死罪。用這個故事公案來比喻我們念佛就是要這樣，你只要把心放在這句佛號上，不要摻雜其他的妄念，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。心不要分心，念佛的時候就專心念佛，放下萬緣，這樣就對了，自然就跟佛相應。你不求，跟一心才相應，你求就多了一個求的心，這就夾雜。下面最後一段給我們講：

【諸位要知，此一鉢油一滴也沒傾出來的緣故，一者就是心要專一，二者就是心要安閑。】

這個很重要，就是『專一』，專一就是你念佛就是念佛，不要夾雜了。『安閑』就是不急不緩，不能著急、急躁，你一急躁，那個油就跑出來了，念佛就像這個道理一樣。

【吾人念佛得力處，也就是要心專一及安閑。明此方能有成就，方能救得生死。諸位諸位，吾心喻鉢，六字洪名喻油，五欲六塵喻醉象歌女，國王殺頭喻生死輪迴。諸位諸位，要把鉢持平，照顧鉢內的油，莫教它一滴傾去！如此方能保全性命，一切醉象歌女都不要去理它，我們走一遭試試看，莫要使油傾出鉢外，專一專一，安閑安閑，一直念下去。】



念佛用功的方法就是這樣念。這個地方，就是一滴油也沒有跑出來，為什麼？那鉢油滿滿的，很容易跑出來的，為什麼它不會跑出來？第一個就是心專一，他專一在這鉢油上面，他就沒有去注意旁邊的事情了，他注意力都在這上面。第二個就是心要安閑，就是慢慢走，不能走太快，不能急。『吾人念佛得力處，也就是要心專一及安閑』，這兩個，一個「專一」、一個「安閑」，安閑就是不急不緩。所以我們念佛的速度不能太快，也不能太慢，太慢，阿—彌—陀—佛，都快斷氣了，太慢了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聽都聽不清楚，好像慧見法師那邊聽到最後都陀陀陀、陀陀陀、陀陀陀，太急了。所以我們現在，我說真話，實在講這個打佛七給大家打法器，是給大家有機會練習。但是我的標準，我在圖書館我有錄音，我以前我自己當維那，我叫悟妙，她木魚敲得穩，叫她去敲木魚。那個標準我放給你們聽，做念佛機，二十幾年前錄的，字句清楚不急不緩，念了心定下來。

現在，我現在講大家都有意見，民主自由。自由好，你不要請我當主七，你們自由愛怎麼念怎麼念。一片抗議聲，那像什麼話，對主七法師一點恭敬心都沒有，你怎麼會得到利益？印光祖師講，「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」。不是我要人家恭敬，是要你們得利益，那你不得利益，你對我不恭敬沒關係。意見一大堆，哪有那麼多意見？你請我來主七就要聽我的，不然你請我來幹什麼？你請別的法師來，另請高明。我們要知道，你請一個法師來主七，你就得聽他的，這是禮貌。所以這次佛七人比較少，我知道，為什麼比較少？因為我現在改這樣，他不爽，不來了，不聽我的，不來了。變成我要聽他的他才來，我不聽他的他就不來，賓主顛倒了。你來到這裡你就要配合這個道場、這個佛堂的儀規，所

謂入境隨俗。你到別人的道場，你也要配合人家的儀規，你不能去那邊給人家指指點點的，然後抗議這個、抗議那個，那是不懂禮貌的人，不懂規矩。你有什麼問題私下提出來建議，這些可以協商，但是這個問題很多方面的要搞清楚。

有一些說我們在其他方面，我們事務性的方面，這個要協商的。這個跟釋迦牟尼佛，這個沒得好協商，你要搞清楚。你叫我，我不能不聽釋迦牟尼佛的，聽你的，是不是這樣？那我聽你的，我不聽佛的，那我就是糊塗蛋，這個主七不要也罷，真的不需要。所以不來的人就是這種心態，我也很清楚。我們要學到一點東西，要有恭敬心，你才得利益，你做一件世間的事情，沒有一個恭敬至誠的心，世間的事業你都做不成。你現在要了生死，一點恭敬心都沒有，還要佛聽你的，那怎麼行？這個都要搞得很清楚。念佛就是專一，心要安閑，這個佛號就要講求。

所以現在很多抗議，我再依照這個標準來講，大概下次佛七剩下沒有八個，不來了，打法器打到我很辛苦，還給一直嫌，嫌東嫌西的，他就生煩惱，他就不來了，不幹了。這樣學功夫學不出來的，學功夫就要挨得起罵。我在圖書館就是被罵出來的，以前當學徒要被罵還被打。我們老和尚說，到台中蓮社跟李老師學講經，真的可教的學生，不但有罵，還有打的；不想學的那對他就很客氣了，對他客客氣氣的很恭敬，那個學不到。真要聽話的他有打有罵，才能成就他。這個老師如果沒有罵你，沒有講你，現在我是不敢打人，打人等下去驗傷，我就上法院把我關起來，這不能打，現在是用講的。

我們要記住，你跟一個老師學，那個老師對你很客氣，從來沒有講你過什麼，對你客客氣氣的，他沒有在教你，你要知道，他把你當客人看；那真的當學生，他是真的你有不對他就要講。我在圖

書館被師父就罵來罵去的，罵來罵去的罵到最後有一點覺悟了，以前自己什麼都不懂，以為自己都是對的，結果都是不對的，現在我懂得一點也是被罵出來的。所以我還沒有什麼罵，我只是這樣而已，大家就受不了了，抗議了，不來了，還能罵嗎？我還跟你講道理。以前在圖書館師父給我罵了，他還不跟你講道理，讓你自己去參。現在人不能講，所以很難有成就。但是要成就，你不講真話對大家沒幫助。那沒有幫助，大家好來好去，實在講我來不來不重要，來也可以，不來也沒關係，不重要，反正對大家沒幫助，那有來跟沒來一樣，就不重要。所以現在我們也只能以客相待。但是有一些佛門它的原理原則，我不能不依法，四依法，依法不依人，不能不依法，這一點請大家見諒。

好，我們今天時間到了，這個三天，剛好我們這次三個晚上，跟大家來分享，希望大家念佛，對大家打佛七有所幫助。這些話是我們淨老和尚的老師，李師公雪廬老人他講的，這些都是真話。我這個人有一個好處，人家講真話我聽得懂，知道那個不是壞話。以前常常聽我父親講，好話壞話都不會聽。真的是這樣，你要知道什麼是好話、什麼是壞話。好話不一定好聽，但是對你有好處、有幫助；你要聽那些甜言蜜語，對你沒有好處，沒有幫助。好，我們今天就學習到此地。明天是三時繫念，上午還是誦經、午供，下午三時繫念。佛七，我們十一月份的佛七，到此圓滿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。